

# 狮城瞭望——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小结

2018-03-08 10:12:56

2017年12月10日，挥别坡县，重回故土。同专业的学长从新国大交流回来后经常给我们泼冷水，试图祛魅异国远洋的光辉图景，但真的全情投入摒弃偏见地度过四个月，才知道总有一些决定会对人生产生不可预估的作用。闯入之时迷茫不安，归来却满载坚定与成熟，NUS的交换于我而言是永不后悔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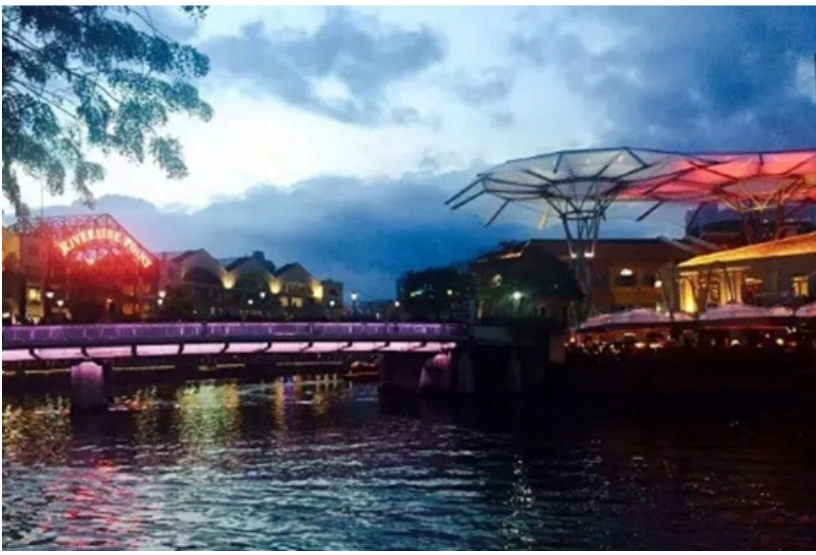
一、学术进益 在新国大，交换生一学期最多选修五门课（包括Audition旁听在内），学长学姐们友善提醒最好选三门课，因为课程除了lecture还有tutorial，另外文科大量的全英文文献对于国内学生来说，适应难度较大。出于课程时间和完成质量的考虑，我最后选修三门，旁听一门。这里另外提及一下，NUS对于交换生的选课安排很友善，就算在前两轮没有选中心仪的课程，也可以在开学后两周内提交纸质版选课申请（可以提前和授课老师商量）。我对饮食社会学（Sociology of food）这门课十分感兴趣，但是遗憾错过了前两轮选课，于是主动向授课老师Dr. Dorairajoo发邮件，老师非常友善地答应了我的申请。这门交叉应用人类学观察方法与社会学理论的课程生动详实，引述的案例与研究十分丰富，成为了我在NUS最喜欢的课程。在每次的Food Journal写作过程中，我逐渐学会用性别、种族、宗教、阶级与权力的思维维度去解读饮食中的细节。在对细枝末节的深入反思中，社会学的想象力得到了锻炼，更宏大的图景从柴米油盐中显露。以往对英语写作敬而远之的自己也因为对这门课程的热爱而试图走出舒适区，光作业就写了八千余词，并在最后的期末考试中扎实发挥，得到了A Lever的回报。此外，我与Dorairajoo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她的大学同学是我院潘天舒老师，她自己也曾任在港大授课，在宁夏做田野调查后，我们一直不愁没有话题。在tutorial上，有时我结合国内情况抒发见解，她会积极回应；课下，她向我了解交流生的学习情况与对课程难度的评价；在最后的餐会上，我们还约定以后她来上海参加学术会议时会带她游览复旦。Dorairajoo老师的认真负责与体贴可亲令我感念颇多，也收获颇多。

我选修的另两门课是社会工作导论（Social Work: a Heart-head-hand Connection）和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s）。世界宗教虽然是一门导论课，但对于宗教概念与历史的讨论，无论是维度还是深度上都十分扎实，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宗教背景的同学们探讨如亚伯拉罕诸教的传统根源、统合与新宗教的诞生、世俗主义与无神论等话题的经历真的十分宝贵。在国内鲜少有宗教讨论的热度，而新加坡这样宗教文化背景繁杂的移民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社会现实的层面考虑，都对宗教和种族等议题特别关注，因而这门课真的给我带来了许多全新的体验，大大拓展了视野和见地。而社会工作导论也与新加坡的政府组织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对于社会学学生来说可谓观察的最佳切入点。课堂上，社工经验丰富的Goh教授向我们介绍了整个社会保障与互助体系对于青少年、老年人、低收入人群、吸毒赌博者、心理疾病患者等弱势群体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支持与关怀。在tutorial上，我们也共同探讨新加坡社会的重点问题，以小组为单位设计解决方案，整个过程十分锻炼个人能力。Goh教授还要求我们阅读本地报刊，任选一社工主题，基于相关十篇报道撰写论文。由于对国内相关事件的关注，我选取了儿童性虐待这一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搜索，并在文中探讨了身体创伤之外，性虐待对儿童人格塑造与亲密关系建构的长远隐形影响，指出隐藏耻辱的社会文化、家庭的放纵、个体的无意识与取证审判的困难是性虐待的最大帮凶。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也惊异于新加坡法律对性犯罪近乎零容忍的严厉刑法、社工在取证和司法全过程中的介入与心理辅导、社会整体的人性关怀氛围。这一切使得我检索了十年来的儿童性侵案件，也未尝见到《熔炉》这样的邪恶共谋。在艳羨和感慨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反思和学习，比较与甄别着。

二、课余生活 有幸申请到NUS的Sheares Hall，令课余生活便利舒适而别有乐趣。Hall的meal plan提供一日两餐饭食，口味偏中餐，算得上价廉物美；洗浴洗衣与厨房设备一应俱全，双休日偶尔还会从当地华人超市买点食材小露一手；hall内宽敞明亮的自习室与周末福利亦是离开后最为怀念的。此外，Hall内的中国学生间感情非常好，包括交流生在内的二十几人经常一起聊天吃晚餐。我们会在附近的小公园举办BBQ派对，从食材购买、择洗切配到熏烤后勤全部亲自动手，闹腾到半夜还意犹未尽。也会在活动室给学长过生日，关了灯用手机电筒替代蜡烛，围着提前准备好的蛋糕唱生日歌，把学长感动地痛哭流涕。收获了真挚的情谊，结交到了希望始终保持联系的朋友，应当是这四个月最珍贵的财富吧。



NUS的文娱活动也异常丰富，参加过迎新破冰会、社团嘉年华、中文协会招新、南金诗社雅集、SNDC晚宴，几乎每次都能抱回满满的福利，不仅感慨国大学生组织的行动力和赞助度。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幸运抢到AJAKO的Jazz Concert免费门票，沉迷于成熟馥郁而又优雅冷艳的爵士乐，差点赶不上校车。NUS的体育场馆设施齐备，从免费预约的宽阔羽毛球场馆，到并非摆设的露天攀岩墙，再到梦幻般的游泳馆，全部向学生教职工开放（偶尔整修，还会贴心地提前群发通知邮件）。总之，只要你去寻觅，在国大总能找到兴趣的净土，理想的澄空。



坡县弹丸之地，交通又十分便利，一到双休日我和几个朋友就往外跑。我们一度爱游走于不同族裔聚集区和宗教场所体验世俗情味，China Town牛车水红火热闹挤满游客，哈芝巷宛如南洋排屋版的田子坊，老巴刹食阁虽下里巴人却口味地道。我们穿着阿訇长袍在苏丹清真寺默默注视祈祷的信众，我们在小印度花一新币买一袋露水未消的玫瑰，然后进印度教寺庙借花献佛。还有一段时间，因为学生票价优惠，我们打卡般逛了一个又一个美术馆和博物馆：NUS内的李光前自然科学博物馆从策展布局到音画效果都堪比上海自博；亚洲文明博物馆展出了相当多的瓷器精品；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以国家历史和文化为主题，令游人一窥当年的独立荣光；个人最喜欢的是艺术科学博物馆，除了高科技硬件与后现代展品，还有无穷的脑洞和对人类未来的哲思。噢还有号称亚洲之冠的裕廊禽鸟动物园，流光溢彩的克拉码头夜景，明月相衬的滨海湾花园……坡县的美好景致，太多太多，也许因为加上回忆的滤镜，越发朦胧似水。



三、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学学生，社会实践与观察也是交换生活的重要部分，除了对日常生活的捕捉和思考，有幸通过NUS的课程平台深入接触到新加坡社工组织，一窥洋面之下的冰山。我参观了官方FSC (family service center) 飞跃家庭服务中心和NGO企业组织Bizlink。整个参观过程，伴随着惊喜，忧虑与希望，我不断思考两国社工组织的生存发展现状。新加坡社工组织的理念是“助人者自助”，Bizlink的智障残障员工通过自身的努力工作完成了再社会化的过程，创造出自我价值。他们摆脱了等待政府拨款的弱势群体标签，为自己与家庭创造出充满希望的未来。“飞跃”机构的外墙上贴满了便利贴，我仍记得一张张浏览时内心的震动：人们写下自己擅长的事情，愿意为社区邻居所提供的服务和帮助，以及自己的联系方式。通过社工的桥梁作用，整个社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本被紧密连接在一起，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社区都获得了更大的力量解决困难，面对挑战。蕴藏于细节的人性关怀和对边缘化群体的宽容也令人印象深刻。很难想象国内的社区组织或政府机构会像“飞跃”那样组织G.E.M Program来治愈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内心世界，关怀单亲家庭母亲与孩子的心理健康。人们通常会把这类问题划归私域，拒绝使用公共资源。此外，无论是飞跃还是Bizlink都致力于与偏见和歧视抗争，以耐心与善意对待所有社会成员。Bizlink的残障员工可以从事选择度极广的工作岗位，不会因为自身缺陷受到任何不合理质疑；弱势群体到飞跃领取食物物资补助时，工作人员会贴心地提供一份图文清单，在提供弱势家庭真正急需的物资的同时保证沟通关系

的平等。当然，新加坡的社工组织也并非十全十美，我发现Bizlink所能提供的工作大多是低技术和低劳动回报的，随着人工智能发展与产业化趋势，残障员工提供的低价服务可能失去竞争力，甚至再次失业。解决社会问题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任重道远的。除了两次社会组织参观，我和同伴还前往泰国清迈，进行了为期数日的小乘佛教田野调查。在清曼寺、帕辛寺、契迪龙寺等寺庙，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环境与仪式中的一切细节，运用自己文化经验加以诠释；而在松德寺的Monk Chat过程中，我们与僧侣交流，试图以本地视角了解作为哲学、宗教与日常生活的小乘佛教。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涉及了皈依的契机、佛学的价值、僧团的组织关系、权威与偶像崇拜、世俗王室与宗教神权、性别与成佛、阶级与宗教等诸多议题，收获颇丰。我开始理解泰式微笑、曼谷堵车、性产业与少年拳手背后，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图谱，对于自身的信仰也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归来后，我将这次田野观察的成果作为世界宗教课程的期中作业递交，获得了Onna老师的赞赏。同时，我与Monk Chat中结识的两位泰国僧侣保持了联络与私人友谊，也算意外之喜了。



四、旅游所见 新加坡毕竟是城市国家，不必踏破铁鞋便方寸阅遍。为了见证更多美好风物，我们在间隔周等闲暇时间见缝插针地设计出游计划。在民丹岛踏浪，泛舟于夜晚的红树林，见证亘古星河，须臾萤火的盛景；在斯里兰卡的国家公园寻觅飞禽走兽，再徒步九公里，登上号称世界尽头的高山悬崖，远望云遮雾绕下的茶园村庄；在泰国曼谷参观玉佛寺，听导游八卦王室奇闻……为了彻底践行穷游的宗旨，整个行程规划、机票购买、民宿预定都是亲手操办，几趟行程下来，生活常识与危机应变能力增长不少，有自信能独当一面。



这几趟旅行中，马来西亚的两次行程不仅愉快有趣，还引发了我对于华裔地位和身份认同的思索。在新加坡，当地的华人认同新加坡公民身份更甚于华裔血统，所有种族和文化不仅是平等的，而且并非一种需要特别彰显的特质。在这个文化熔炉中，大家都用Singlish交流，共享一套社会价值观，连饮食习惯都因为通婚（土生华人）或食阁普及化而日渐多元。（我曾与一位华裔姑娘和一位马来华裔混血姑娘一起做饮食社会学的课题，但我们制作的料理却是典型的印度菜Butter Chicken。）然而在大马槟城，所有的潮汕食

物“地道”到令人瞠目，民宿里的华裔小哥说一口京片子，手写体用的是繁体字，还用自得而戏谑的语气问道：“你们看得懂吗？”一界之隔，何以文化继承与民族认同相差甚远？在吉隆坡，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种族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华人出租车司机向我们倒苦水，大马70%的经济掌握在华人手中，但民主普选决定了必然是马来人当政。华裔的政治地位远逊于马来人，上层贪污受贿一片乱象，又在经济政策上盘剥华人，征收高额赋税，所以华人之间只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当地华人称呼其他族裔的移民为“外佬”（孟加拉、缅甸等），指责他们入侵华人区，以至劣币驱逐良币。这些在新加坡无法想象的景象展现了全球化进程中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大马华裔巩固身份认同，建立族群聚落，固然增强了结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但也制造了与其他种族的距离。而距离必然导致偏见与误解，乃至对立与抗争，长此以往恶性循环，会破坏国家凝聚力与发展潜力。而新加坡舍异求同，构建出凌驾于种族身份的公民身份，化解了潜在的冲突，增强了社会的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瞩目成果。那么，在全球化浪潮中，民族与国家这些概念，究竟是想象的共同体，必然在全球互通中被同化与消解，还是说它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值得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守护？这一问题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其复杂深奥，留待来日慢慢寻觅答案。



总之，我在NUS度过了一个充实而美好的学期，体验了国际名校的教学方式，体验了新加坡的文化氛围与社会环境，与不同专业、不同国籍的同学们建立了友谊，个人学术造诣也得到了提高。虽然未能于狮城舌战群雄，但我眼我心见证颇多。书不能尽意，提笔方知情深而辞陋。在此感谢学校外事处给予的交换机会，以及NUS各位老师课程选修与学习方面给予的大力帮助！